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陵川集卷三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陳韶

陵川集卷三十七

元　郝經　撰

使宋文移

宿州與宋國三省樞密院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謹再拜奉書於宋國三省樞密使相國公閤下經等欽奉聖旨賫擎國書前往宋國告登寶位仍布弭兵息民意比及啟行即

還江上兵告諭沿邊萬户俾各守故屯撤去哨騎不得挑亂生事令山東淮南行省李公遣劉仙等二人入楚州通報而無來音又令漣州總帥移公文會問云不知所在五月十五日經等一行至邊於是再發關移自漣州入楚州以復前事仍請入國日期至今不報以節次靄昧至於差池不能明主上盛意改途提出駐劄蘄陽令副使劉人傑參議髙翺親往計議敢布腹心於閣下竊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則必按劍無因而

至前也疾雷破山烈風震海而不懼安於故常也故無因而至者應之而不失安於常者而知其變惟知者能之天下之事幾而已矣顧乘而處之者何如也變故方殷幾會鼎至乘之而不失則無因而至者不疑安於故常者而知懼處得其當天下無事而生民被其澤不能乘而失之則無因而至者而為之疑安於故常者而不知變以至變故紛拂不可救藥而天下被其毒蓋天下之勢治亂相尋禍釁相紐其幾無窮而變故亦無窮乘

而處之者宜重慎而審之也天下之大亂必出於大治天下之至危必出於至安天下之大憂虞必出於無虞戰之負出於勝事之失出於得惟其忽而不審執而自蔽不知倚伏之幾安於常而不知變是以至於是而不能復一日雖悔而莫之追也國家先有天下五十餘年其用兵於江淮者幾三十年兵勢之振莫甚今日取東海下巴蜀平大理圍武昌克漣水穿徹二廣至於湖湘縱兵長驅幾至吳會有一天下之勢鴻毛衡風似有所

不足舉而一旦斂兵而退又先之以信使是無因而至前也其飄忽振蕩騰擲宇宙忽去忽來往年之常而彼國亦以為常其中有非常者而不知是安於故常也無因而至而弗之信安於常者而以為常是忽而不乘過計而不審閤下必不之知也無因而至者果無因乎進退之常果如常乎幾會之來所繫甚大不可因仍苟且執於一偏而泥於虛文以為我國情狀不可測擯而不以信義待是幾一失而暴國之禍復起矣當國者宜重

慎而審之也今日斂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豈師旅不
及曩時歟將帥不及曩時歟甲兵車騎不及曩時歟五
十年之儲蓄不能一朝用歟土地加於舊而賦力倍於
前聯西海者五十萬控東陲者三十萬自大理至於漣
海帶甲百萬兵力崛阜莫之與京無故而斂兵無故而
先信使此無他主上如天之仁曠世之義也往歲主上
在潛邸時先皇帝畀以東師俾之東出比師之行其舊
獲俘囚如張都統輩及所在拘繫間探人等皆縱歸之

渡淮而南諸山堡砦所得生口皆撫而安之而去下不殺之令使宣撫楊惟中出先前茅布宣恩信及其渡江如滸黄洲青山磯市初未嘗戮一人至於武昌先遣王一清開喻而彼守臣執而殺之又射殺一肺腑大官於是始下令具攻具以為肉薄骨并殺人盈城實非本心故雖合長圍而攻之不急也若彼國當時不殺信使少加以禮可退師成盟經等侍從左右聖意仁隱好生惡殺實所具知大官元臣請長驅入臨安主上以為江南

治平三百餘年其民物繁夥居室櫛比吾若徑往則皆蹂藉矣生靈何辜而吾若是是獨非吾民乎遂不往聞先皇帝上僊乃置師而去乘傳北歸德澤既深天命攸屬親王四十餘人及藩方侯伯會於開平共行推戴既踐阼謂諸王近臣曰朕欲息兵安民久矣而弗克為今在朕矣遂命河南經略使史公往江上詔諸軍各還故屯命山東淮南行省李公於楚州通國信而命經等充國信使副奉國書以往其書辭一依令國名分未定與

國平交例南北睽裂好聘不通五十餘年天誘其衷幸而集此而乃不報未知何如必以為如王楫矣王楫挾兩國而庇一身言于北則以為降使於南則以為和終於兩國交兵而身以之斃今則不然也以為三十年間佳兵毒民禮義不通使使先往欲崇禮義而弭兵兇也必以為如朮速門譚浩矣朮速門譚浩逢迎徼倖以不直之辭要難行之事貪于跋疐啓釁重怨以其不納歸而生事辱國而傷來使激萬乘之怒使之投袂而起連

兵數年屍骸委積魚肉生民長惡崇禍今則不然也以為待人以禮而不以力服人以道而不以勢尊人而後自尊安人而後已安先之以敬讓而不以爭導迎和氣天必悔禍至治可期也是皆冀於曩時有為而為非無因而至也且通好之利不在於北而在於南非惟今日振古已然昔孫氏據有江東僅能立國稱臣於魏而乃敢王殷浩桓温連年北伐終至敗折宋高祖文帝屢為大舉亦未嘗得志足以自敝王羲之謂江左立國賴萬

里長江畫而守護風寒之處不過數四大抵江北羈縻而已此誠至論蓋江淮立國以之自守則僅足以之侵伐則不宜故終之吳為晉平陳為隋平江陵為唐平往事則亦已矣自宋有國以來西北二邊常為祖宗患寇準與契丹定盟治平者百有餘年宣靖壞盟終以失國高宗渡江善於處變俾秦檜以盟合神聖之子母歸二帝之客柩治平者二十餘年孝宗尋盟治平者五十餘年是其明效大驗閣下所熟復而日省者也孰利孰害

孰得孰失已事遇往皆可為監無因而至可不察歟今
主上聖度優宏開白炳烺好儒術喜衣冠崇禮讓踐阼
之初以為創法立制非耆舊英賢則不可乃起宋子貞
於東平王文統於益都劉肅於彰德許衡於覃懐其餘
茂異特達弓旌相望使之論定統體張布綱維以為善
治必當偃兵如金源大定之初則可矣故特用經等不
以蒙古回鶻參注其將發命會諸王大臣於齊宫蠲日
告天以明誠心令經等乘驛速往軍回使入信國家明

信使麾遝出莫不顒顒以為至治之君開兩國之泰也
地廣兵雄戰盛攻取乃能遽爾霽威宿銳屈巳伸義先
人以禮是曠世之幾不可失也何乃再為通信邀然不
報且彼國邇年以來兩淮殘破四川陷沒二廣透漏江
面綻缺如開達夔門施黔邕桂巖險之阨塞沿江上下
羊羅采石舟師之出沒通泰而下新河料角海道之徑
捷我之師徒將帥莫不悉知昔以為憚而今不以為憚
曩以為難而今不以為難上流在所可以下江面在所

可以渡幹腹在所可以出如秋高馬肥再為之舉兵釁一動未可卒解三百年之文物數十世之累積可為憂巳若剷去疑阻以承天休弭兵息民申畫疆理通天下之一氣合南北之太和蘇潤瘡痍補葺傾敗舒釋靈長締結歡悅明月夜光實為彼國之寳安於夏屋破山之雷振海之風不作挈倚伏之幾置泰山四維三代可以四歷年可以過漢而不止於唐閣下亦與先正比隆而與享安寧之福矣如信矯誣身而不國以負為勝以危

為安以有事為無事以誠為詐以變為常先來之使為可疑諸軍之回為不武北方遂可玩南方真可強異日必有任其責者故是行也非為我國蓋為彼國非為我生靈蓋為彼生靈不宜疑貳遷延牽於多議利害明白一言而決矣尤無以退師為不武而無意於取也彼之將帥多崇飾虛名以徼爵賞初以復鏶攻蔡金源氏滅我師北還又以收復兩京灑掃山陵而犯河南遂敗盟約使江淮之民塗炭至今崇虛名而受實禍利歸將帥

禍及生靈茅土相聯節鉞相望而遺民安在抑可哀已令師之退又必自以為功而以我無意於取而無能為也昔國家破金師於澮河遂斂兵而去金人以為無意於取中興可期恬不為慮既滅西夏平西域旋斾東指一舉而取之今之師還使入果無意乎倚伏之幾不可不察也崇明信昭大義秉時挈會安民而固社稷成不世之盛事掞鴻烈於無窮挽回元氣春動山河離析分崩幽厄憔悴盡為改色可不為乎經等不佞敢肆騰口

說張布鼓於雷門葢疆理限越區區茅塞不能縷悉故
罄竭狂斐冒於一言惟閣下孚照暑勇方盛萬望永綏
鈞履膺受厚福不宣

宿州再與三省樞密院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再拜奉書於宋
國三省樞密使相國公閣下經等欽奉聖旨賫擎國書
入宋國告登寳位仍布弭兵息民意自四月終至邊漣
楚上下累移文牒至於宿州又具書縷悉寂無來音禮

部郎中劉人傑親往計議亦不為報使居河麋露宿茇舍甚非所以待使人之意我以禮義奉辭而往而彼擯蔑鄙外一不以禮義荅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今退師輸平隋讎崇好不審高明何故之以而為若是昔楚晉列國欲弭兵而安諸侯猶兩釋纍囚鍾儀如楚荀罃如晉各使求成矧於堂堂兩朝鏖兵聯戰久無期日今日之事幸而集此方之晉楚不既大矣乎而乃不報如石投水如矢搭地蘊蓄疑慮必有所在以僕規測殆無藏覆

特遷怒重怨欲為子子報復之計夫搖蕩疆埸撑裂藩垣荼毒生靈互為吞噬皆已事既往於今日何有使麾臨境拒而不納漫為關塞使得以窺為國淺深而示人以不廣僕等非汲汲求入亦非貪仕冒進徒為口說者以為兩國暴骨幾三十年遺黎殘姓殆欲殲盡上天悔禍主上踐阼首用僕等畀以和議康濟瘡痍於是振衣束髮慨然啟行副使何道寧本臨安人既入我朝著道士服主上在潛邸時即以議和為請主上許之曰俟一

日當行既踐阼遂命與僕偕行僕等若知其不可亦非妄行者近朝廷聞猶未入境有詔北還且言秋高馬肥當整六師載為南伐僕即上章以為劉君等既入必不可行而後旋旆蓋以朝廷初發二使一入高麗一入宋國使高麗者未入其境而使者兩輩繼至項背相望一賀登寶位一請復故疆主上嘉之而許其請且於北京遼東搜括高麗人户送還本國於是高麗遣子入侍僕等自離輦轂幾踰三月未見次第已被責問區區之心

以為此幾一失邊釁復動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寧頁稽緩罪戾堅為之待庶幾有成明主上之意活兩國之人雖斥逐戮辱死且無恨僕等久聞高議是其利害白日正中不必蓋覆牽於多議奉天子之恩命而久於河上盤桓而不進豈為僕等之辱亦閤下之所惡不免喋喋再為具此以重干瀆秋暑未艾萬望惠綏鈞履膺受厚福不宣

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經頓首再拜啓邇者欽承朝命猥備行人荷仁綸奉信
函乗驛而至境上疆場之吏不時達於是駐泊於五河
朱秦二君至云執事開閫而國信始達且揄揚髙議於
是願見之心益切以為錡錡之金聲炳炳之玉光輝映
蕩洞者有日乃今舎舟而騎蹈陸去水徑移儀真天啚
厥幸而莫之見也雖然義同氣合則楚越肝膽背馳殊
趣則對面九疑胷中之所茹塞將以俎豆於左右者敢
自靳乎甞以為士之為學期於有用不區區於浮末天

之與已者大而已自小賦畀者皆有用而已自棄之也
夫道以用而見天地萬物皆是也其或無用則天地萬
物息人所以裁成輔相使天地萬物各盡其用而不使
之息者也生生而不窮化化而不已任重道遠而不斃
特立獨行而不摇嶷崿自致不與草木腐而埃塵蜚為
有用之學待有用之幾行有用之事或遇或不遇或成
焉或否焉命與時不可期故有一時之用有一世之用
有萬世之用不虛生不妄為則建一時之事業建一世

之事業建萬世之事業事業雖殊而期于有用一也學而有用而終不遇則亦命焉耳矣學而無用與遇而不能以自用事幾去而功業隳失道左見安視天民之斃而莫之顧使天地萬物壞而俱不能以用可以為士乎哉僕始知為學則以是自淬厲憤悱以崛起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以為不屈則無以信不積則無以用乃束髮頓𦙶𠷎以益窈索太極之藴鑿混沌之竅閑闢塞隊絶彼柔道進明

以晦續晝以夜求夫體以致夫用奪造化者有年而無幾與時不可用也乃剷欲樹志削去世蔓累九鼎以不移挽萬牛以不回以天下之至静觀天下之至動必可行可用也而後起今主上在潛開邸以待天下士徵車絡繹賁光丘園訪以治道期於湯武歲乙卯下令來徵乃慨然啓行以為兵亂四十餘年而孰能用士乎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士於此時而不自用則吾民將膏鈇鉞糞土野其無孑遺矣故主上

踐阼首有是舉即命僕以行將以彗積年之凶釁頓百萬之鋒銳存億兆之性命合三光五嶽之氣一四分五裂之心推九州四海之仁發萬世一時之機盡天地萬物無窮之用建天下後世無疆之事業以正人極以迓天休是以主上以是命僕而不疑僕亦受之而不辭四月維夏冒暑而南既至邊方為憒憒朱秦二君繼至閫執事開閫賈公為相乃指天而賀以為有用之學今真有用矣於是開露肝膽觸忌冒諱作為一書言當世事

達於賈公以其不報又繼以書及再為公移於執事非敢妄意狂斐以為二公之德之懿作新政治乗幾與時其措置云為必大有以異於前日主上踐阼於北二公登拜於南而僕有是行一世之事業與萬世之事業可由此而建生民自是而生矣於是忘其固陋不自量揆蕪辭蔓語勇不自制喜而為之多激而為之切倒廪傾囷無所藏蓄似大而誇其實懇惻昭著至盡而明也凡辨天下之大事必立天下之大節而一之以誠豈區區

小智孑孑小數掩匿蔽昧而襲取之者所能哉故僕不
敢竭盡也二書既備又屢言於闗移闗移既切又誓言
於書式越行人之例負僭易之責禂複周悉期於一悟
在僕者亦既盡矣其成與否則在執事於賈公執事顓
面正朝賈公秉鈞當國合符應契中外持衡天開此幾
為二公用治亂安危實此乎在其保合太和使羣生咸
遂濡靡澤於不竭張鴻休於不朽致君於堯舜躋民於
仁壽干戈不試朔南無虞遺黎殘姓復見慶歷大定之

治天地萬物各盡其用者惟所命挑怨興禍使鋒鏑餘民殘盡而無孑遺者亦惟命僕之事業業已如是使卒有用對揚主上知遇不負於初心與所學者惟所命使之壼跋顛沛學於有用而卒無用者亦惟命雖然賈公於執事學際天人為一世元氣致位將相生民休戚之所係其所負任者亦自重矣又何俟僕淺淺之言哉嗟夫士之所患無時與不遇故有終身不能立一事者無時與不遇猶不忍自棄也猶著書垂世託之空言以自

見至於孟軻之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議者猶以為功不在禹下矧於得時行道撥亂世反之正厝天下於治安者哉天道循環無往不復金亡以來兵亂極矣極而必治理勢然也故剥之上九稱碩果不食桓公無王而十年書王變風終陳而繼以豳聖人立經陳紀以為治極必亂亂極必治也今北朝則主上踐阼急於為治南朝則二公登拜咸與惟新事幾鼎來和氣荐至則僕之所學果有用矣自到五河及移沙洲綿歷五月書劄

關移一無所報今始南轅大懼鄙外不能自進於門墻於是又為喋喋顧瞻江淮風濤滿筆胷次餘波亦為從臾不知江淨天澄徹去藩垣兩無猜阻竟在何日賈公望重地絶已重干瀆不敢復陳區區之心惟執事是望末卜良晤冬律權輿萬望對時綏育膺受厚福不宣

李制置回書庭芝頓首拜啟奉使翰讀大學士比勞徒御來次淮壖知使指雅在弭兵繼惟我朝以仁立國儻信義交孚南北息警此聖主所樂為者一再承

問備認輸情第信使以美意而來松壽乃懷姦以逞修南城闢北鎮幸我先備得以勝之以此而和殆類欵我今閫外方且飭備於行人之事未敢轉聞且令潘鎮參具白此意必使松壽無害於成然後執事始可御命造朝也冬寒更巽珍嗇不宣十一月日庭芝頓首拜啟奉使翰讀大學士

再與宋國兩淮制置使書

經頓首拜啟自到境内既蒙改館復令幕中名德致書

置燕敬佩至意兹承朝命宣賜銀絹而加恩禮雖朝廷推仁實惟執事孱就之自出益為感刻然自陛辭南轅星窮歲易東臂舍館坐縻饔牢近過天基節方具劄拜辭而有是命馮馮翼翼以為便當束載而復寂然益為踧踖不寧事非難處不知何故之以而淹遠如是前書以淮安之役相訐今見省劄猶斥而不置淮安之役經等何與政所為會酒薄而邯鄲圍者也夫邊將之事行人之禮初不相干況我輩乃主上之使非李公之使欵

兵之計殆不其然第恐歲月淹久聘使不出中間藴蓄別起端倪李公素號驍雄而又驟勝一旦折辱不能寸克則乘驛而上以拘信使平南城激怒廟堂移檄諸鎮而起忿兵東務方作耆人在野飄忽而入再為揚塵則貴朝必起應兵兵端一交禍亂何時而已使人何日而歸乎且青齊塔察國王之分土而李公王之妹婿也伯姬雖殁叔姬復來今王有定策之功而士馬精强必相率而致怒故宜早令我輩北還經雖不武亦能以理譬

解而抑其鋒其修南城襲北城戰淮安亦得敷奏明其師之曲直顧惟方今之事無大於此而無急於此者宜急而反緩何也抑又思之以堂堂大宋而與區區一鎮將校短量長而屢以為辭得無使人得以窺其淺深而擬議之乎嗚呼中州遺士鋒鏑之餘收其驚魂引其餘息營緝鳩贊締和圖安囘生意於寒原泮冰天於雪國發為陽春再立元氣而有主上斷然行此雖云天意亦人力也治亂之幾於是乎在後來之英俊一世之豪傑

斂羽毛待風飇伺隙而投間者莫不引領拭目共覩此舉頓兵鋒之鋭服豪傑之心塞覬覦之意老悍健之師雖不隳都銷甲使之戢縮自退而無所施厝天下於治安此其時矣議者必曰北方有故姑留信使吾當收卞莊之利或以為故境可復中原可圖聽女謨所陳豈無封狼居胥意以是而稽遲殆必誤國夫南北之事漢晉以來至于今其成敗皆可考親仁善鄰則治締怨連禍則亂無出此二者自非大亂滅亡一彼一此徒以斃民

義之之書蔡謨之議欒石之言也矧於自古易代之際
不無小梗骨肉之間豈皆安和周之管蔡漢之吴楚唐
之巢隱皆是也雖或稱亂終以殘滅詎可以是為利而
隋好祟雠乎今主上應期開運資賦英明喜衣冠崇禮
樂樂賢下士甚得中土之心久為諸王推戴稽諸氣數
觀其德度漢髙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故宜先於此
復以成歡盟夫内交於牽聯有故之際則易求成於安
强無事之時則難此經所以披露肝膽不避僭易借箸

而為籌者也事至今日處置云為在君相與執事君相則不敢干瀆以重取罪故又振凌滯氣撼摇枯舌强為一鳴而復於執事也庶幾與此新歲共成陽和發育萬物咸躋仁壽

上宋主請區處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謹昧死載拜獻書于大宋皇帝闕下前歲三月主上踐阼命經等奉書告登寶位輸平繼好弭兵息民經等草芥固不足以奉

揚明命然亦不敢貪冒行李昧於一來以久聞陛下仁聖而主上亦以仁行竊不自揆庶幾兩朝之仁因是以達於天下於是沛然而行而不忌也六月初至境上于五河于濠梁于儀真今凡九月夫以兩朝之大兩國之重生民之事之多敢自以為淹而私憚煩有欲速之心乎初未入境時見陛下批答王楫等事有云中孚信及豚魚忠信行乎蠻貊彼以善意而來朕秉至誠若夫成功則天也以為仁聖如此而主上又先以信使申以忱

辭下臣獲考其無疑矣乃今綿易歲月縻耗餋牢積委賚予迄無成命實為不寧顧惟經等鄙外疎遠重以羈旅宜乎頓滯卒不自露蒭蕘則黴茂之面終無異於滅明竊惟王者王有天下必以天下為度恢弘正大不限中表而有偏駁之意也建極垂統不頗不撓心乎生民不心乎夷夏而有彼我之私也故能奄有四海長世隆平包并遍覆如天之大使天下後世推其聖而歸其仁故孔子賛堯曰大哉民無能名賛禹曰吾無閒然言其

君人之度如此其道其德乃如此也故貴朝高宗皇帝有曰國家兵不及漢地不及隋民不及唐所以維持人心者風俗也風俗者何仁也仁者何愛利而不殺公普而不偏犯而不校遜而不爭不以地以道不以力以德不以衆以禮上下薫陶守之如一所以為三百餘年之命脉也太祖皇帝初受推戴入京師兵不血刃嗚咽流涕感人心而服天命仁之原也親平三叛置燕雲而不取授李彛興以節鉞仁之度也創業垂統闊略宏遠立

廣大之規模使聖子神孫儀刑世守至於太宗皇帝創
拾諸僭平有河東威靈大震益務德教期於休息真宗
皇帝澶淵之役從綏弗及反窮守約而與其成圖惟安
治仁宗皇帝推明信義再為定盟由是海内乂安隆於
禮義民物滋殖教化盛行遂成風俗高宗皇帝所以推
本而言為之力行知難之長不及馬腹匿瑕藏疾再造
區夏奉安列聖保宥下民積德累功祈天永命多歷年
數而中興之主也聖聖相承罔有逸德故能見遼金夏

人之滅以至于今而紀綱正君臣和風俗厚文物盛藹然仁愛之治遠軼漢唐駸駸乎三代比隆也恭惟陛下乆御宇內仁聞四塞積德而化內恕以仁故能遇警不聳釁禍不鑠今當天人厭亂碩果不食接續元氣迓衡弭亂之時政陛下恢弘正大撤去藩垣親仁善鄰蔭雝崇好張皇一人大明公恕以天下為度之日也夫貴朝之與本朝初無大故三十年間雖事之殷累承通好而本朝多故卒無有成藎天方開亂聯戰鏖兵彗攙鼎亨

大有以革其曲直之責亦有自任之者本朝立國五十餘年天將韜戢鋒鋭而底安治故令聖德集于主上資賦仁明樂聞善道喜衣冠躬禮遜樂賢下士自在潛邸已符人望於是致之先帝而退守藩服聘起儒生論講書史究明理學問以治道嘗以為創法立制乃可底平弭兵息民其先務也先帝嘗為大舉主上力諫諫而不從致有合州之役受詔東出至于渡江實非本心十餘年間遵養時晦將以大賚于民者今始得行故即位之

初首命經等奔走致書此亦曠古希闊之遇南北二朝罕有之幾也以為揚鞭而入挂席而出即見二境玉帛交馳於是經等握其機汲汲而來豈意貴朝牽於疑置而不急必有横議以移天聽蝟起事端各陳便利自以為公私而不國荏釁種禍因為交亂大見鄙外以誤某等夫較短量長欲圖報復者淺淺之謀也姑留信使坐以觀變者子子之計也交亂輸欵以圖夾攻者良嗣之徒誤國之人也貴朝以仁立政陛下以仁存心夫豈必

爾為寇讎無容為善自新必爾於擯蔑而絶之無乃亦有所失非聖人先王維持人心之意乎且某等之來斷然為之以行夙心者主上也合謀啟廸對揚天衷者欲親諸王也經營比次計安遺黎者六七儒生也夫狡焉思啟封疆以亂為利者何國蔑有燕嶺之北河湟之西姑置勿論藩方侯伯牙錯碁置各土其地各分其民擅賦專殺父死子没今一再傳年皆未及四十書傳方略時務情偽莫不明練而各握重兵多者五七萬少者亦

不下二三萬比年以來鏖戰長征山川險易靡不周知以經覯之其寧甘於東臂坐老歳月志富貴而已哉以主上英明統御有方懐服有道故皆雲從景附若今信使交通相與報聘申畫疆理要結好事講睦修文數年之間紓餘舒徐鎮壓解弛使其壯健衰猛厲弊干戈朽鈇鉞鈍强雄之氣潛以消沮殺戮之運庶得少回貴朝祖宗仁愛風澤亦得流諸華而濟諸人以引以翼傳之無窮則自陛下始不然則事幾差繆威武再奮各得信

其蘊隆講鷹柙虎掣去突出際風飈之會起雲霄之志相與牽聯共為飄颻北朝有事則南朝不能無事一塵河朔載渡江淮則誰復誰何聘而不報使而不入某等何惜第恐異日有以歸曲而或傷累朝之仁累聖政之萬一也昔韓愈述破蔡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日之事某亦謂在陛下斷之而已夫天為剛德人君體之剛故明明故不惑不惑故能斷斷則天下大事無不行亦無不成天下恃之以安也牽於多議優游不斷漢

祚所以中衰天下亦因以亂也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
其咎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聖學高明英偉夙
著何待疎遠之臣之言哉某等自啟行南轅至於入國
南北之事一無聞知其間變故已與初終錯迕不同兩
朝之事朝夕之間變不可必一日則有一日之變一月
則有一月之變某等之歲月有限兩朝之變故無窮以
有限之歲月待無窮之變故某等何辜哉伏望陛下仁
覆矜閔察其螻蟻體太祖一仁之本原太宗一仁之涵

養真宗一仁之要約仁宗一仁之風俗高宗一仁之命脉不限中表不為鄙外不心乎南北心乎生民答主上之盛意允遺黎之傒望乗機趨會攄扶潛慝保合太和使天下後世稱陛下之仁曰五十年之兵亂至是而止經等亦得因依末光守先世之弊廬涵泳太平感恩佩德死且不朽聘而不報使而不入因仍苟且遂成變故綈和圖安反以稱亂陛下之仁不能及天下主上之命不能達則經不能共職遂隳好事負君負國自怨自艾

永以自責亦死且不朽如申命下吏畀一明命無庸此輩玷汚壊土姑緩其死俾完守以歸使主上治其無才無術曠日淹久卒無有成之罪亦死且不朽自至境内已嘗致書於執政及制閫又因給賜上表陳謝因以陳情顧惟經等之技之心亦已傾盡而猶未白也故有申飾固陋罄竭悃赤剸劃肝肺觸忌冒諱天威不違顔豈敢有藉襲而或靳隱貴朝元老碩德如雲如林陛下聰明神智幽遐罔蔽其處置云為必大有以允當也何待

經言雖然言之重辭之複其間必有大善惡故春秋有屢書再書聖人定書則夏之書四商之書十有七周之書三十有二非故如是之少如是之多也君臣之間信則言簡而略不信則言重而繁矧於二國之間風俗不同好使不通信義不孚大兵之後而濟以言又闕塞頓阻不能成行故鬱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所以喋喋弊弊知其獲戾而不顧也陽靈扇和伏願對時育物大庇生民允屬塵望經等謹昧死載拜以聞

與宋國丞相書

經頓首載拜啟太師丞相國公閣下自銜命造境授館儀真累蒙燕勞敬佩至意近又傳宣撫問而加給賜不能隨即裁謝是懼是惶經居燕趙之交在馬牛下風天淵海山懸邈限越而於是時已聞執事之議渢渢灝灝從吏一時私相告語以為必相天子而底南北之平一日亦槩受其賜及主上踐阼經承乏使人則聞執事果膺登拜符敉寧之幾會隆平之運大允南北之望龎艾

輝炳瑞日祥雲賁增天光於是趯趯而喜而莫之勝也昔遼主聞相温公乃敕邊吏曰無或生事中國相司馬矣今執事為相而主上適命輸平之使宛然翕合不無以司馬公之事業望於執事也夫天之所以賦畀於人不偶然也有是君則畀是相有是相畀是事業人之所以荷天之畀亦不易也相是君則行是事所以事天也政有所未立吾相矣吾當為立也事有所未行吾相矣吾當為行也以至亂有所未弭民有所未寧君子有所

未用小人有所未去吾君之未遑吾法之未備吾相矣吾其能已哉及汲汲焉弊弊焉不敢少有暇逸必去必行而後廢者舉缺者備弊者革然後取古之人相君而未嘗格之君者舉而行之為一王法增益前人之光而為日新之政則相業至矣事君盡矣事天謹矣嘗以為周公相武王有未下車而行者有下車而行者至於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奚為如是之急哉一有所未行則民有所未靖也而或自暇自逸豈先

王相我後人日昃不食咸和萬民之意哉蓋亦不得已也故温公作相曾不幾年新法之未便舊典之當舉者更易殆遍至於憂老以終天下至今稱為賢相不敢以急遽責去民之虐底民之寧當如是也竊惟方今之勢禍天下者兵福天下者和相君而宅人者當何如哉去其所禍就其所福可也夫為禍福者在於北成禍福者在於南且如北朝不肯休兵夫孰能止之雖南朝欲休而莫能休也南朝欲和而北朝不從雖欲和而豈能和

也哉故為之計者北人好用兵因其欲止而止之鮮於和因其欲和而和之則亂可弭而天下被其福也好用兵而激之以兵鮮於和而拒而不和則亂無期已而天下被其禍也故曰為禍福者在乎北成禍福者在乎南本朝與貴朝初無大故無故而交兵者幾三十年未知孰主張是而使至此極也天哀遺黎濟剥以復主上踐阼下止兵之詔發輸平之使導迎嘉貺去天下之禍集天下之福適執事登拜於南是天贊之使大有以成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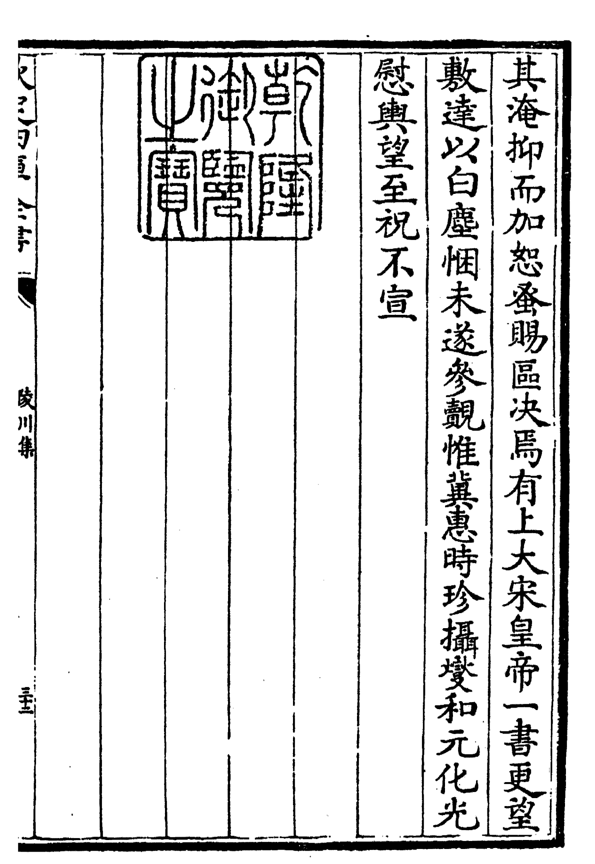
茲福於無窮也以為貴朝几不及布庭不及灑僕等有以得道路稽遲之罪匍匐一拜啟鑰進書合兩朝之和為一元之氣洋洋之幾波湊鼎集措天下於萬世一時出生民於萬死一生使天下後世稱之曰雖北朝仁愛之心而成之者執事也由是以開維新之務裨益相業翼明中興而乃館留儀真淹易歲月宜急而緩實有所未解也自陛辭入境南北之事一無所聞每與一二介佐自責自咎無乃主上舉之之失而未見也行之之速

乃宜速也無乃僕等委之之非而不知也命之之違而弗敢也何至於是也方今之事莫大於此莫急於此而淹緩如是反而求之既不在於主上又不在於僕等不知孰為之而孰致之抑其天欲未福於民而猶將以禍之也抑其為人階禍而不欲其福也推明其故而莫之知也抑其不無望於執事抑其不敢蔽於執事而敷心腹而自獻也其或是也與或非也惟執事處也其使進見以達主上之命而復書遣使以成其好固所望也其

使進見復書於僕等不遣使而命之回亦可也其不使進見具書遣使俾與僕等即此而回亦可也是豈執事欲為之或其事勢一出於此有不得已者抑僕等嘗亦受教於君子固非生事而交亂者也其即此而回則亦平心易氣告諸主上以為貴朝與執事非故為此有不得已焉者方圖後舉汲汲而至也主上聖度優宏既先以禮夫豈增忿返以自違亦必恭已而待矣第恐執事牽於多故念不及此僕等不能進不能回而猶在於此

方春疫起或有變故虛其望而失其期莫能追悔僕等何恨第恐有以瑕纇於相業也嗚呼僕等兵亂之後束髮志學期於有用而行之也遭遇主上樂賢下士即受弓旌之聘及其即位而有是命慨然而行如或藉賴脫民於兵而底於成使南北少見安治則執事之賜也𡏖跋顛踣水益深火益熱坐視天民之斃而莫之援所學所志卒無有用貽天下後世之非則僕之責也於執事何有哉竊觀河朔自金亡之後碩士大老英偉之人流

落殆盡而一二愁遺收緝殘墜致之主上乃有今日其發詔命使之時莫不扶杖引領惻然沾涕曰不圖今日復見盛事更須忍死以覩其成厭亂者則如是也後生晩進無科舉之羈束無學校之礲錯自其童丱便習兵革其肯如是乎瑰岸突兀隱隱自負莫不自以為王猛高允崔浩蘇綽將自致霸王之略姑刮目視此以為進退也慰老成之望服英俊之心在玆舉矣執事必有以處之也積日累月久為茹突感於德度為一快吐惟亮


其淹抑而加恕蚤賜區决焉有上大宋皇帝一書更望
敷達以白塵悃未遂叅覲惟蓂惠時珍攝爕和元化光
慰輿望至祝不宣

陵川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陵川集卷三十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錄監生臣陳詔

陵川集卷三十八

元 郝經 撰

使宋文移

再與宋國丞相書

經頓首載拜啓太師丞相國公閤下曩者南北定盟國有定命使有定辭禮有定數使來如歸往反之間不過三數旬無出疆之專無請覿之私無僭易之言周旋禮

律加之以敏而已矣故禮無不答行李不淹國家安其利生民被其澤而使人亦擅皇華之美振耀一世而以為榮也若夫盟好未定約言未成變故相仍梗塞猶在則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請覿不以為私多言不以為僭故張溫使蜀未見而先抗表鄧芝使吳見拒而即通書論者以為得而不以為失經等自到境上至於受館如無阻遏即得成禮自視區區兵亂之餘糠粃土苴之學將覿禮慕儀䅙音渾𥽜未見瞻

顧之不暇安敢輒自振暴露短於三百餘年文物禮樂之朝乎以為疆場交兵幾三十年宿憾蘊隆怒氣旁魄一旦欲使委餒銷鑠舒徐安緩而底之平非大為剖白則不能也於是弊弊纚纚忘其固陋不計辭之工拙時之忌諱而楞然傾盡苟能解鄉閭之鬬則雖被髮纓冠而亦往虎害可除則攘臂下車從為士者之笑果可濟人濡乗輿而不愧於無術也既朝廷不得造執事不得見制使不得接於是作為表書關移公牒而皆不見答

經等如是之無所靳汲汲切切而誠且盡而貴朝乃鄙外不急置而不問如是之擯蔑也必議者之不察以為此輩不識時務大兵之後敢涉吾地而踵王楫譚浩之故計必爾乎拘之雖執事高明正大横議之多不能無揺於中而亦有意乎督過之也不然何錮滞淹抑之如是經等亦頗受教於君子不畏義死不榮幸生夫豈一旦臨小利害遽有所惜第恐傷貴朝積累之仁失遺黎徯蘇之望啟豪傑覬覦之心種南北殺戮之禍中州遺

士經營啟沃之勤無所濟主上兼愛好生屈已通好之美意無所成此所以重爲之惜懇懇灌灌猶以爲言也夫天下之安危幾而已矣一失猶可不可再也再失猶可不可復再也主上自在潛邸貴朝奉使王元善等至朔廷所持書幣實在貴朝皇帝主上以爲國家用兵歲久議和通好此其時矣雖前朝事今日猶可行也乃聘師儒魏璠王鶚以議之及先皇帝踐阼遂命送還貴朝奉使遣术速門等報聘以不使入見歲月淹速姦人藉

以激怒於是有合州之役主上每為咄唶嗟惜當時主上方御西師南平大理不見處置使人之事向使主上在先帝左右必不至於是故生此厲階至今為梗是事幾一失也歲戊午主上行營至真定之北牛鎮謂經曰今師之出皇帝所命也一日事定汝為吾使宋講信通好以安百姓經拜手曰經不佞不能奉承明命弭兵息民天地人神之福也其何敢辭主上曰一日便當行耳乃知主上通好弭兵之心有素也及其渡江得合州凶

聞乃議班師令丞相趙公於鄂州東北隅萬人敵下與
貴朝約言曰如辭順便可許和退師而言者忽略不一
竟不得底要是事幾再失也雖然猶命緩攻退師喻蒙
古漢軍諸師曰我今北定大事汝輩勿復攻擊總攝諸
軍濵江駐劄無得侵掠以俟後命遂乘驛而北不意蒙
古漢軍諸帥不遵約束攻城侵掠備極凶暴大傷和氣
主上既至開平受諸王推戴即下詔於順天起經於病
中畀之書命授以金虎符令奉使貴朝告登寳位布弭

兵息民意命經略史公賫詔徃江上諭旨言有信使仍還江上兵適蒙古漢軍諸帥棄師北歸而史公不得前主上即欲治諸帥方命擅回之罪而值即位大赦雖貸而未釋也時經等已在路月餘既至東平而李行省連三致書言近遣人於淮安報信使之至仍先奉書要結好事為葉安撫所殺且聞毀都亭驛下詔告喻誓不與北和公等毋入不測也既而又令一幕官來邀令回經等以為主上美意有素今日甫行千載一時不可中止

宋國禮義之邦專務德化事循典則寧有不測苟盡吾
誠以奉吾君之仁迓續兩朝遺黎既絶之命其成與否
繫之於天且仗節即路之日百姓無不遮馬快覩至有
涕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見盛事人情如此天意必從吾
輩豈可懷私偷安半途而廢乃移文告諭沿邊守將不
得無故興師摇蕩疆場西至雲南東傳於海鐫戒諄複
重為約勒遂自蘄宿至於五河貴朝果遷延不納一行
介佐三節人員莫不請回經等以為事至今日更為少

恐露宿茇舍泥飲糲食蚊蚋之與居狐狸之與伍枕𤢔藉虵暴冐氛霧嘔泄並作瘡癘交攻而不憚也如是者三月及朱制幹秦通判相邀登舟乃拜表闕廷移文邊鎮以為順流東下便當戍行而復泝流而西置之沙洲者一月儀真授館以來雖恩禮加厚坐享饔飱而使人之事竟莫區處今復九月初謂本朝有故請回而不許及得蘄宿回文復無他故而又不放還如稽留我輩有益貴朝雖老死片天之下不以為憾如其無益徒役人

衆耗糜稟餼籍口束臂塊處株守面四壁而不聞無一人而與問事勢淹遠人情憚煩多言而必謂之躁催請而必謂之急不言而必謂之怒喟嘆自艾而必謂之怨積日累月必得罪於衆左右矣不能成事而反生事此焉是懼且朮速門之事合州之役武昌之舉江上之師皆先朝之事非主上之所欲為主上之心經等所奉行者前歲三月二十四日之事也迄今乃復周歲其間事勢與國書所言詔命所授必皆不同貴朝難以處置經

等何由入見惟執事加察曲為聞奏即賜區處如信及經等成禮遣使保於無虞兼以與蘄宿文字已言貴朝具禮遣使達之本朝矣如猶有疑必於難處放令歸國以為後圖不然則寖以生變進退不能李行省之言為驗經等獨受窒㪯迂闊之責事幾復再失之則南北永無好合之事天下後世無復有為生民横身負任者主上必謂汝輩嘗謂此事宜行今乃如是責其偽妄則皆得罪中州遺士無復孑遺是最可痛也事勢如此關係

重大雖有雷霆之怒斧鉞之威必復再干瀆而不顧也久在舍館從臾下風饜聞執事之議善處大事能弭大變出御藩方入總庶政始則有陶士行之敏而威名則過中則有謝安石之賢而德度則優將以導迎和氣弘大信於天下以成其終經等之事所以動天下之幾而莫有大焉者宜乎執事之謹處之也束裝荷擔拜書鶴立佇聆明命暑勇方盛萬望對時珍育膺受厚福不宣

復與宋國丞相論本朝兵亂書

經頓首再拜啟太師丞相國公閤下久在舍館累塵清聽知以數瀆獲戾而國家利害民生休戚茹塞填梗不能自制故不復計其煩疊若責朝疑而不處僕等默而不言則差池更端錯迕兩置日益背左睽離乖隔何時而已使人之事當變故非常之時則竭盡忠赤力為剖白開陳利害萬折不愜職分然也豈箝口從諛以常自處靡靡碌碌坐制於時甘為賤丈夫則非為僕等之辱亦執事之所惡也今日之事固知進退在於執事從死

在於執事使之榮使之辱皆在於執事固惟所處也抑其有誤於執事者可靳忍閉密從其誤而不變乎非惟誤於執事顧亦誤於僕等非惟誤於僕等顧亦誤於二國僕等之死徒進退之事小二國之治亂安危之事大雖不見信尤當論列也昔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晝韓文公三上書宰相豈去之不勇求之太切乎君子濟世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豈有一不見信則悻悻而去遂自棄絶哉僕等銜命造境歲月淹遠言之不為不盡待

之不為不久初以李行省之事相迓今則不復犯邊復以訛言變故相動今則萬安無事而猶不放還無乃説者以西王之梗指擬為辭將以僕等為藉手之具以之幸災觀變乎是所謂誤於執事者也夫貴朝億料之見豈若僕等之親見聞探不根之説豈若僕等之親説説者必謂北方有故西王爭衡主上之立有可議西王之勢反可與如此而稽留如此而待變如此而誤執事如此而誤兩國豈可不為之辨遂使卒有誤乎夫主上之

立固其所也太母有與賢之意先帝無立子之詔主上雖在潛邸久符人望而又以親則尊以德則厚以功則大以理則順愛養中國寛仁愛人樂賢下士甚得夷夏之心有漢唐英主之風加以地廣衆盛將猛兵強神斷威靈風蜚雷厲其為天下主無疑也故屬籍之尊而賢者合丹大王先帝之終率先推戴摩歌大王主上庶弟也在諸王中英賢亞於主上嘗處大事不動聲色先帝臨終畀以後事先歸推戴塔察國王士馬精強嘗代主

上帥東諸侯亦先推戴倏烈大王總統西師奄征西海鎮歷西域三十餘國主上母弟也去中國三萬餘里亦遣使勸進言兄亡弟及祖宗法也長兄旣歿次兄當立兄若不立吾誰與歸主上乃集大統應天人也即位之之初首發信使通好貴朝弭兵息民聘起諸儒更定制度則賢主也不意一二懼罪不逞之徒糾合奴隸間離骨肉擬立阿里不歌大王締起兵端拒命漠北以次則幼以事則逆以衆則寡以地則偏兵食不足素無人望

一時跳踉終就擒同摺音懾滅夫開平至和林四千餘里彼所據之地又去和林西北三千餘里在金鐵山外其極北則骨利幹等西南則火石林牙諸回鶻也乃漢西突厥北偏地窮荒徼陰寒少水草薄土瘠大抵皆沙石也其所從之人惟是西域近左小小部族為所脅制者如為必死之寇并命衝突不過乎闊辭海窺河湟搖蕩遐裔而波斯外五大食安息等皆西域强國與相犬牙亦足相制矧於倏烈大王統御西土其容大肆僭逼縱使

刼制其子詎肯以兄臣弟且其兵勢足以自帝一方又詎肯以衆從寡以順從逆以强從弱則彼卒無所成無所疑也今主上既以正立一時豪傑雲從景附全制本國奄有中夏挾輔遼右白霫音習樂浪玄菟穢貊朝鮮面左燕雲常代控引西夏秦隴吐蕃雲南則玉燭金甌未爲玷缺藩牆不穴根本强固倍半於金源五倍於契丹縱彼小有侵軼則塔察國王一旅足以平盪其餘三十餘王猶卷甲牧馬從容營衛矧於中國諸侯如史如李

如嚴如張如劉如汪等大者五六萬小者不下二三萬虓將勁卒狃習兵革騎射馳突視蒙古回鶻尤為猛鷙則前日北方之强轉而為中國其肯使蠹國害民之尤者復肆虵豕彼雖死寇此亦死敵也彼之崛强祗足以自斃而不足以為害明矣說者豈可以便小本朝謂秦無人以先遣使便謂怯弱拘留待變夫三百餘年禮義之朝論議之多當如是乎且先帝即位此輩挑亂起釁各肆窺窬主上令發回王元善等因以修好此輩則故

為沮壞以之激怒致令先帝有合州之役武昌之舉交廣之師南北生靈頓斃數百萬先帝既終意猶未已前歲二月復令脫里赤等大起蒙古漢軍十丁内再起兩名以之西行部籍既定方行點數主上乘驛禽縛即罷其役向使此輩可量也初主上未立中國無備之時此輩乘之先人奪人或因可入令中國之備日修彼之力日懲宛轉頓斃寖以朘削何所從入第恐窘急奪命穿捽西偏迤迤而南一日或為貴朝之憂則政當講信修

睦通好合勢守衛中國計安元元貴朝備施黔以西交趾以南塞黎雅之險增嘉定之戍本朝備漠北河右瓜肅涼隴倏烈大王蟠亘西域扼其吭拊其背不能有為則中國之禍庶幾乎息何乃羈持信使坐以覬變貴朝之策果安在乎昔朝太祖陳吉思皇帝初并有諸部與汪罕連戰言者謂金源章宗曰彼之相攻中國之利他人之事不在已家不為之謀卒以失國本朝烈祖脫鸞皇帝自金房穿出貴朝襄陽守臣以為是將圖金何與

於我不為之拒四川荆襄隨以陷沒凡守經事而不知權忽於近幾而無遠慮鮮有不敢者且天下之勢如一人之身使心廣體胖丰容無故則可共為安泰如一處受病則舉身不寧焉有斷一臂去半身從其潰腐不為砭焫（同㸑音屑）謂未至腹心以為無疾可乎使主上萬安中國無事則貴朝可以安坐說者可以待變姑行譏慝以昧執事如天未悔禍萬一有梗南北牽連相與鴻洞貴朝豈能常如今日則說者之誤非為覩變是自待變也

故契丹之滅禍延及於貴朝金源之滅禍復及於貴朝以及於今其可再令北方有故乎如其有故可以為懼而不可以為幸也故為貴朝計者急於北復保合太和亟謀脣齒葺護藩籬修理邊防奬率將士却浮揺之議定堅凝之盟逐生事之人必力行為無所藉惜南北兩朝庶底安定僕等此言擬於面進既無入見之理亦無交際之期故規規反復瀝血刳肝又至此極說者又必以為狂為愚一日或有驗則渠亦必復以為知言也竊

惟執事高明正大練達事幾慷慨服義必以為此惟說者之生事小智自私不與利害咸於頰舌恣為營惑指近利以為功引遠事以為證曲牽合以為辭知常而不知變見迹而不見理蔽俗而不知權或有誤於執事亦并誤於僕等惟加亮察幸甚幸甚

過總管回降與賈丞相書

自接納以來禮意隆茂以國事限越望崇地絶不能屢通音敬惶愧惶愧然再更冬歲月深久累為祈請不見

區處未知何故之以而艱阻如是僕等奉承明命通好
弭兵討安元元以入貴朝其進退可否則定於接納之
初邀之以入不使之出竊惟貴朝必不其然貴朝三百
餘年仁政是行禮義為治不為駁雜之事純務王化以
崇明信豈於通好使人亦既接納無故而不使之見有
故而不使之還固為羈留不與明降大為擯蔑終於不
遣如夏人之拒命契丹之敗盟金源之仇敵使人之來
貴朝處置逆則益推之以恩悖則益加之以禮不校尤

分曲天下莫不稱貴朝之義至於本朝王楫之往反無成术速門等要以難行之事貴朝皆置度外不重怒復怨禮而歸之天下莫不稱貴朝之仁豈獨於僕等而特有以異乎哉顧僕等之事非有大難處者如事體之不定變故之不虞横潰之衝隔蘊蓄之蠹壞徒重恩禮而誤於接納别有牽制而疑於發遣事至今日亦宜通情相告諸所藏蓄一皆開剖撤去藩籬掃平畦畛豁堂奥之深邃敞宮府之洞達使僕等舌茹心服雖賜之鈇鉞

亦含笑入地何用如是之重且難乎委如本朝有故至於分裂壞亂不能以國貴朝欲圖報復則下一明詔却還其使命將出師無施不可貴朝酌進退之禮僕等全所守而歸貴朝得義理之當僕等盡臣子之節則於事體兩無虧損貴朝建極垂統保衛宗社維持人心忠臣義士節節山立以至於今名教之力也豈忍使僕等束臂兀坐失守喪節隕辱君命背棄名教則亦貴朝之所惡夫復讎者不折莫干矢惟射者之發故交兵亦行其

使使人通好必有何罪而拘留不遣至意貴朝有可乘之幾又焉用僕等而爲疣贅以相梗礙必本朝可與又焉用僕等淹遠歲月以稽好事至若貴朝長驅底定捷奏交馳版圖麏至則自貴朝事僕等亦當復命無遂留之理必本朝不幸果如貴朝所言復隍之變迄無所歸則僕等亦當壇帷致使三踊盡哭在我者盡而後事天待命必不偷生因仍苟且以自韯縱使貴朝不以爲戮復何面目以見中州遺士僕等之事止於是而已而日

益昧沒涯無津涯反復思惟蝟起百端絜天斟海都所
未解而二年之間四壁之外一無聞知塊處株守如幕
上之燕釜中之魚凡諸文移如石投水隻字片紙不與
交關使之局脊無聊號呼宛轉而卒莫之問生平之所
趯趯初心之所熖熖一朝磨滅晦蝕殆盡而竟無矜閔
者則亦命焉耳國事遲稽而家不能恤志力衰塞而親
不能養未知何以獲戾而至此極既言本朝兵亂再報
異聞不接國書却言入見事體違左必不可行今又坐

待數月復及同降引見之期亦無明降不能復自嘿默故又一鳴激切之罪有所不避初望執事而來不請於執事則將焉往執事方隆相業遂底雍熈協贊中興巍然當國政爾駕馭英賢慰允人望豈獨使不幸使人沈頓於此以傷和氣望賜矜察斷為區處即此發還終貴朝曠蕩之恩全僕等區區之節幸甚幸甚惠風扇和萬望對時茂育膺受厚福光慰輿望不宣

與賈丞相書

經頓首再拜啓太師丞相國公閣下一自授館屢易星歲竟不獲瞻望輝光漫為傾佇爾者牒請亦無同音不免再為干瀆經等之事本自易處數年之間不克進退是用喋喋以重速戾蓋不敢欺貴朝亦不敢負本朝復不敢自欺亦不敢欺天下後世以誤生靈終不見報且屢為有司扞格必其陳說不合事體而徒致干聒是以歲月益遠變故益深睽離孤隔置而不問夫主上之命使人而不忌經之奉命而不疑皆以素聞執事之議指

擬而來以為好事必成不知孰為厲階至今為梗一室之内旁薄抑塞顛連宛轉天所賦予己所固有平昔之負任及今之所奉行者沮撓銷鑠澌欲澌盡而復遭遇貴朝大故隋甑解瓦復無所望是天靳福祚禍未欲天下平治阻遏之極又重以此非惟貴朝之不幸其於使人尤大不幸嚮者事勢弛張今復氣數翻覆則經等安用仍在舍館執事方處伊周之任佐重光之命百官以聽四海仰成大聲轟磤正氣崛阜興滯補弊革訛飭陋

事有壅而必行釁有積而必彗理有暗而必燭勢有悖而必回蕩滌振厲烜赫一世咸與惟新經等之事既久且廢乇艱亦極亦望賜一區處如本朝可與不替好事經雖不佞亦足付畀如其有故終於無成亦望縱遣以閒館吏經等貪冒不識事幾以入貴朝同夫俘執固所甘心今既數年新朝肆眚亦奠昭雪昔魏武之於關侯梁高祖之於賀拔勝孔明之於徐庶皆謀臣猛將反覆去就知其無留意猶不固止矧於通好使人斷無不歸

之理而貴朝亦無終止之義區區一介留之不足以為益去之不足以為損焉用耗糜饔牢幽閉嘆嗟以傷和氣曩時無故弼成阿衡亦在執事只今有故轉斡剖決尤在執事執事為之接納執事為之區處保宥終全以禮進退則更生之賜皆執事之自出銘佩之意永永不朽太簇布氣惟冀惠綏鈞履膺受厚福不宣

陵川集卷三十八

陵川集卷三十九

元 郝經 撰

使宋文移

上宋主陳請歸國萬言書

大蒙古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等謹齋沐昧死再拜上書于大宋皇帝闕下竊惟經愚鄙外使人信函未入天顏未覩而不揆荒蕪輒重塵瀆惶懼惶懼經聞使

人受命不受辭銜命出疆無他事變兩君辭命之外固不容使人私言銜命出疆遭遇事變則必造命使綸綍不致縮絶而信義克著雖煩贅稠疊有不敢已焉者經自入境向使都無關塞以禮進退則經豈敢踰閑越制于君命之外復置私言於二國之間哉由其于天下之至信獲天下之至疑以天下之至利蒙天下之至害本欲澤加于四海而乃禍叢于一身所以觸雷霆犯鈇鉞傾盩于萬尋之底側管于九地之下撞寸莛于洪鍾舉

爝火于太陽覬天日之一見暧昧之一白也於是始踰年時即上書闕下不報復上書宰相又不報經愚曹昧不識忌諱以為奉揚君命負任二國提挈希邈之幾輸納和平之美當不諱之朝遇聽言之主一有阻絶即依違顧望自同寒蟬輒遂噤默則懷姦辱命甚矣雖以為愚且妄狂且惑不命之進退屏蔽其耳目儘其號呶而不聽從其狨猖而不顧而不少自沮撓益為刮劘刳肝瀝血盡智畢慮比攸以進至踈而為至親至離而為至

合乃一表復表再表一書復書再書牒省院閫制府陳
說者非一一皆不報今既綿歷四年薦更寒暑禍變外
鑠中熱自焚抱臂感頷氣息縷縷必漸以澌盡豈能捫
舌以坐盡又當引領而快吐明天子賢宰相或一感悟
昭降大命終成好事使之歸骨以見主上則銘佩之意
死且不朽至于盡言取怒或賜死于館下則九原不敢
憾夫天下之禍始于天下之不一自兩日並照海宇分
裂各土其地各分其民事乎此者則遺乎彼謀于北者

則不及南一元之氣散而兆人被其害相與爭奪并滅而公天下之義廢必有兼愛無私一視同仁之君復有保合太和道濟天下之臣視彼猶此視北猶南撤天下之藩籬破天下之畦町曠然一德充實無妄卓爾而立而不惑斷然而處而不疑一以忠恕公普待天下天下雖不一而其義固自一天下雖不合而其義自朌然而無間也方乾坤破碎角立瓜剖而乃對面齊秦肝膽楚越擊擊焉自營之不暇戕生人禍天下何時而已乎夫

天下有定理而無定勢聖人馭天下之大柄本夫理而審夫勢不執于一不失于一而惟理是適是以舉而措之成天下之事業以天下之至靜御天下之至動以天下之至常應天下之至變以天下之至無為而為天下之至有為勢莫能定而理無不定推理而行握符持要以應夫勢天下無不定也賈誼有言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審者何審夫勢也定者何定夫理也取舍者何理勢之間也見夫勢必求夫理輕重可

否不相違戾而後權得而處之定天下之大柄不去而行夫臨制之道故不以一己之勢易天下之勢不以天下之勢易一己之勢不以已然之勢累本然之勢不以當然之勢累未然之勢定于中審取舍于外操存其理而曲盡其勢王者之事備矣夫一己之勢如是而便利如是而遂樂而理有未安者寧違于己以徇夫理是不以一己之勢易天下之勢也天下之勢如此而可以有為如此而可以得志而理有所不可者必反諸已以求

夫理是不以天下之勢易一已之勢也天下之事業已如此此乾然不可移也判然不可變也而理不可焉必棄之而不為也是不以已然之勢累本然之勢也方今之勢當如此也而一時則可異日則不可不為也是不以當然之勢累未然之勢也如是則審勢求理無不盡矣故曰天下有定理而無定勢也若夫聖人在位大一統以安天下際海內外靡不臣屬有天下之全勢行天下之正道無復有餘事矣不幸而紀綱衰微遂底頽敗則

迹夫所以衰求夫所以興此自一勢也修而安之以復其初亦自一理也又不幸而豪傑並起割裂河山相與爲敵莫能相尚此又一勢也撫而安之各保其有此又一理也故大一統以安天下三代漢唐及貴朝之盛時是也修而復之以安天下周宣王漢世祖之時是也不能有天下之全而各安其所有六朝五季之際是也南北並起中分天下以交際之道共求安治貴朝中葉以後及今日之事是也不計夫勢之强弱兵之勝負時之

利病事之得失一之以和而本之以理此貴朝之所以為得也抑不知當今之勢當然而理亦當然耶當今之勢已然而理亦已然耶竊惟貴朝今日之事有似乎徇夫勢而于可否之間有未盡夫理者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啟運創立規模一本夫理其取淮南平三叛滅唐蜀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兇弱藩鎮强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感于漢唐之後者嘗以為漢氏之治似乎夏李唐之治似乎商而貴朝享

國之久則似夫周可以為後三代然而貴朝國體則以
正為大國勢則以弱為強而維持人心莫衍國脉鞏固
疆理孱茸基圖則和平舒緩寛柔將就犯而不校不以
力爭以惜兵愛民為本故有夏后氏之質而不華有商
人之敬而不肆有周人之文而不蕩有漢氏之公恕而
不踈有李唐之德義而不雜度德而度量力而用逡廵
退遜保宥安全無赫赫甚大之名有皡皡治安之實致
力于綱紀文物禮義不侈于甲兵土地人民不為孟施

舍之守氣而一以曾子之守約其勢常屈而其理常信故能祈天永命踵三代而軼漢唐是以聘契丹交金源待本朝不愛重幣厚禮而使者冠蓋相望于道使顯德之民增羨數倍雖靖康之難而資東南之富庶足以立國安疆徙都定鼎以及于今其勢益屈而其理益信或者亦嘗棄理而事勢矣圖惟未成而禍變輒至或者又嘗惡屈而求信矣勢或少信而禍變輒至一再有為徒為厲階至今為梗一理之定必不可違一時之勢必不

可成者亦可見矣葢自石氏失馭耶律氏入汴天下便有南北之勢以周世宗之英武僅能取關南數縣終不能復有燕雲太祖受禪則姑置北漢使潘翰契丹席周人之威遂平諸僭終不以燕雲為事但畀邊將以權使專制生殺捍禦疆場而已創業垂統保大定功卒安中國殆深見夫理而不拘夫勢此其所以聖也聖子神孫繼繼承承世為儀刑與之定盟至于金源信誓愈固是以南北樂生幾三百年一理之定用之不盡而享之無

窮者又可見矣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息貫草之射而包干戈以虎皮德著刑措幽遐罔間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必不可也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必不悖禮妄動以自速咎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不隘夫地惟篤夫道安于所遇卒王有天下而大其世至于勾踐之棲㑹稽高祖之王漢中文帝之却走馬光武之閉玉關皆見理審勢安于所遇得動静之幾者

也故能高提霸王之器應時致治功烈著于時而名聲昭于後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勤控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國勢方張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丕承基統國勢益固可以有為而不為真宗覩卻大敵國勢益盛可以有為而不為仁宗治效浹洽國勢益強可以有為而不為神宗大有以革國勢益新可以有為而不為高宗坐彊強對國勢不蹙可以有為而不為至德盛烈輷輷殷殷在人耳目皆有其勢而弗乘安于理而不

妄者也今乃或者欲于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為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不以和以惡以一已之勢易天下之勢收奇功取幸勝為詭遇之舉見手指之瑣屑忘肩背之擁腫輕泰山而重鴻毛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内交越國萬里徑達一脈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兵鋒搶攘小人交亂事體不一雖行李往來徒費

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籍籍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天祚明德而有主上轉斗極之氣透氷天之春蘊降仁恵以福天下自謂諸王聖敬日躋即有濟世之心弭兵之意屢見藩服延致儒生訪以治道議和止殺期于必行於是語經于沙陀命經于常山約言于武昌畀書于開平下詔

于江上即位之初過以相與惟恐不及聖度優宏尤為
慈愛樂聞善道篤于濟衆有魏孝文之賢周武帝之義
金世宗之純極其至則三代名君不是過也不知貴朝
何故之以而接納其使拘于邊郡蔽冪蒙覆不使進退
一報兵亂告之以無所歸再報異聞扼之使不能處山
東之事本不相干以為叛兵及其降附底裏進見則又
擯而不問累為文移儘自陳說而皆不報一室之内顛
連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

窘逼至是耶夫重兵鋒以相圖者先朝之事也伺釁隙而生事者疆埸之吏也推兼愛以弭兵者主上之心也委身命以奉行者經等之義也必責朝欲以曩時之事行之于今以為主上不當通好經等不當妄來始至境上卻之可也誤于接納逐之可也欲加之罪戮之可也邊將犯邊指為叛兵徇而後戮可也必欲錮滯窮處使之皇慼自裁不知其罪且有君命亦自不敢也伏惟陛下聖德天縱造道立極存神過化銷鑠大變在位今四

十年享國之永與商周聖王貴朝祖宗並世比隆將使
萬物各得其所豈獨于通好使人使至此極乎經等之
來一自入境貴朝即有定處況復者英滿朝俊德在列
宰弼陪貳謀之不為不深臺諫侍從議之不為不熟學
館髦異貢之不為不多邊閫將帥察之不為不精交際
之道故典具在上下井井條網不紊總萃如一觀本朝
之盛衰視本朝之虛實體本朝之强弱酌本朝之可否
則經等之事爛乎其覩亦易處也而乃置之舍館數年

不問或者必以為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小信未孚不足與録敵有釁不可失也彼之相攻吾之幸也大變之後是吾大利之日也必有范子語楚子之言以為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祖逖誓江之志擊楫中流以為中原可定桓温進取之計灑掃山陵以為函夏可有王𤣥謨北伐之説從入横出以為居胥可封天方祐吾吾可扼天塹則故京可收泝江而上則兩川可舉以貴朝積有為進據山東則河朔可圖徼出關南則燕雲可復直

累之勢蓄養生聚三百餘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為辦此一事儘有餘力固宜不藉使人鼓行而前以為大舉然而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太武斂戍之計縱令入境一旦抄騎百千為羣則或者之論適足以病國不足以有成其次則不過乘其有故奪據要害必守之地進取必取之地方其有釁焉問使人闖隙攻瑕冒利以進縱使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

所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墮壞禮義之國體結怨起邊釁以為背脅疽根則或者之論又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蓋惟計天下之勢而不計天下之理故也若燕雲可復則太祖復之矣舊京可圖則高宗圖之矣淮北可取則寧宗取之矣山東可收則陛下收之矣又豈直俟今日之有隙而後乘之耶蓋非不能也勢不可也非惟勢不可也而理固不可也是以祖宗知理之然寧失之弱而不為强寧失之守而不為戰寧失之棄而不為

取不以地以道不以力以德撫有人民奉安宗祧至于今而烈烈也故凡天下之事無有出于理之外者以理而觀得失自見也以理而處勝負自知也以理而行通塞自見也茍不計夫一定之理而求夫不定之勢欲以一已之勢而易天下之勢天下之勢卒不可易而一已之勢自窮未有不貽禍于天下者故熙豐之間有意于强國矣而卒莫能强新法之弊遂至黨人之禍宣政之間有意于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于燕山之空府而因

致復隍之變開禧之間有意于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弊師徒漫爲捨瀋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横潰至于今日以陛下之德勝卒自解弛委餒而去又可復有爲耶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但顧一巳一時之事不顧天下後世之事此經所以昧死强僭必言之而不蘄也苟惟徇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

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朝所報本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為玩本朝立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摇蕩太祖皇帝倡義漠北一舉而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掇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且自周漢以來雄肆勁猛瞰臨中國況又如是之大且强乎而其風俗淳厚禁網踈畧號令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委如所報豈能一向即無君主有中

國以來纔四十餘年豈能一向便至淪棄金源氏既失燕秦又棄河朔限河以國僅有河南一道猶作一龜茲貴朝不與之絕者殆二十年本朝縱有一時之變豈可遽為輕蔑而遂不與乎無金源氏之世讐有金源氏倍半之勢殆亦未可輕也況復禍亂之際天所以開聖人也至如所報本朝骨肉睽閱諸侯背叛則或有之以主上之仁聖必能享國而文治太平豈能遽至是耶夫一時之禍亂天所以啟主上也日將旦則必有陰沴之翳

龍將飛則必有雲雷之鬱將底于極治則必厭以大難
乾坤而後必繫以屯屯而後終之以履萬物各有其道
而後繫之以泰也故晉有里丕之難而文公以興齊有
無知之難而桓公以霸夏有浞羿而少康以王周有管
蔡而成康以治諸吕所以啟文帝巢隱所以啟太宗豈
獨至於主上使即不幸于禍亂之間乎是無天也至于
所報非惟本朝之不幸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
能弭兵遂成好事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而共躋仁

壽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不再為報前日之事未可定也則宜汲汲遑遑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起兵端耶抑由是以別有所蘊蓄耶抑其間有主張是者必不使之成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天畀仁聖而有主上亦治平之世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保有天命而有陛下亦非生

事之君也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置之舍館綿歷歲月久益不問此尤所未解者抑其間有不得已焉者耶抑得已而有故欲不已者耶抑天未許二國之成故令梗踣隔越耶何昧昧如是也必或者之論以為其勢可乘而不顧夫理有以惑陛下者夫南北之勢一定之勢也南之不能有于北一定之理也理之所在非人力之所能强又非一時之勢可以軋葢本然不易之道也天下之勢始于北而終于南一氣之運建

于子而屈于午動本于靜陽本于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屈者信之本也死者生之原也所以死而不厭而為北方之强寛柔以教則南方之强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戎狄遷豳去豳國岐而都豐鎬至于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于是不能復古葢自西北而入于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慶項氏于彭城亦自西北而至于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

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岐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沈鷙吕蒙之謀畫出濡須下皖口攻合肥以戰為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元帝渡江有王導之懿陶侃温嶠謝安之賢亦嘗經畧中原取河南入關中出彭城勝淝水而山桑代陂枋頭折敗相繼終不能救江沱日車之側當是之時蔡謨之言義之之論最為見理審勢而竟不

見用宋武帝舉江淮之衆平廣固滅姚秦入長安其勢甚張竟不敢登大河北岸而其所得棄不旋踵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復河南兩為大舉到彦之敗還而王玄謨退走遂使代馬飲江建康震駭兩淮郡縣赤地無餘春燕來歸巢于林木至于齊梁出入于彭城懸瓠之間爭奪于雍豫青兗之地錯迕紛拂殆無寧歲陳慶之乘魏之亂而納元顥未幾而狼狽以歸梁武帝以妖夢之故思中原牧伯之朝卒自貽侯景之禍祇為揭其本根

而以之召亂是數朝數君者豈不欲帝中華而奄北海哉理不可也見夫勢而不見夫理欲以東南之衆爭衡于西北頓擲人命違易天常是以卒不能有成而自致折敗也夫終南劒門在乎西長淮大江在乎東首尾相呀重險相蔽而天地之形勢定所以隔區宇而限南北也且其土風不同材技不一河朔之人豪勁猛厲長于騎射善于馳逐而重厚耐久故能去國而遠鬬江淮之人剽勇輕疾長于舟楫利于速戰上岸殺敵洗脚入船

故能馮險而善守四海混同南北為一則都無所用茍為分裂各恃所長好聘不通則卒相圻并康節有云自北而南則治自南而北則亂葢其氣數使之然也如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夫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蓟常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于淮南受命啟土則始于汴宋是以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于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于閩越戸口滋殖十百諸夏

文物學校盛于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也是亦自北而南也是以太祖不取燕雲真宗不戰澶魏仁宗不伐靈夏高宗不絶金源義理之彊巍巍蕩蕩所以不害其繼三代踰漢唐致治享國之美禮樂文物之盛仁愛忠厚之俗直壯克己之道公普便利之澤正大高明之域結人心固天命非晉宋六朝偏駁雜亂敢望其萬分之一者也蓋祖宗神聖創業垂統深見夫理為一定規模使子孫世守

不敢少有變更踰越一或違之則禍敗輒至是以大本一定基緒延遠對越上帝光臨大寶至于三百餘年有漢氏之中微而無漢氏之大亂有李唐之中微而無李唐之大亂漢氏之有天下四百餘年而唐有天下者幾三百年自三代以來享國之久不過是也而貴朝則近踰于唐遠幾于漢漢氏則大綱舉而細目疎故其弊則禍起于外戚而國竊于大臣李唐則細目舉而大綱頹靡故其弊則禍起于衽席而位移于藩國貴朝則大綱

正而不頽細目舉而不紊漢唐之所以致亂者一皆無之而或有漢唐之中微者何也祖宗交隣之義有時而違之也小違之則小變大違之則大變又大違之則其變有不可勝言者也所以有遼國違難之事不能全有中華校其國勢則反有不及漢唐者且承五季之後元氣蠹蝕契丹西夏已據西北二邉故其國勢頗弱祖宗神聖而能安靖不致力于兵而致力于禮屈已交隣計安中夏故能以弱爲強語地語兵則不及漢唐曰禮曰

義則大有以過之故講信修睦弭兵安民不以力為强弱以禮為强弱者貴朝三百年之命脈也推而行之不使塵底以玉帛為干戈以使人為將帥行李往來不動聲氣二國之間迭為賓主其所役不過數十人所費不過一州之賦一郡之貢而天下帖然是以祖宗以來紆餘委曲畧其細故而存其大體修飭明信而不敢墜也非為其勢當然也而理亦固當然也故凡有天下者必有所事與基圖並立而為一國之盛衰使為國者業業

焉持之而不敢失也奉之而不敢違也修之而不敢怠也其隆平安治則自夫其事之得亂畧阽危則自夫其事之失必由之而莫能去為天下者必謹之而不敢忽也三代以來可以喻貴朝者漢唐而已雖其為治則不同而其享國則相類經所以援擬之而不置也夫母后外戚宦官大臣二漢之事也文武昭宣能謹之是以不能為禍元成桓靈不能謹是以受其禍而莫能違也宮闈藩鎮李唐之事也自宫闈有故而入于藩鎮相因而

然也天皇以來或謹其始而不謹其終或始終俱不能謹是以病國家禍生人而莫能已也貴朝之建國也家法之美體統之正治内者甚備御下者甚嚴唐末五季之弊一皆革之純乎其一王也故母后之聖號爲女中堯舜而外戚不與政宦官不典兵而不殺大臣此又漢唐之所不敢望與三代可以比隆者也而其所事則在于邦交之一事關國體繫民命本盛衰乃漢唐之所無而貴朝所獨有是以祖宗以來曲意勉强要結好援斂

戰國勢維持國體不與校量圖惟安靜與其忿然而舉萬衆曷若藹然而馳一介一以和議邦交為國此貴朝之事也夫邦交之事非惟貴朝振古以然至貴朝而後盛爾經按小雅鹿鳴之三遣使勞使則使人之事前乎此已有矣又按周官大行人時聘間問歸脤致禬是天子所以交諸侯也諸侯間于王事則相聘相朝是諸侯所以交諸侯也周室之衰齊楚秦晉治大行人之事始重申其辭命致其曲直邦之安危師之利鈍皆繫焉是

列國所以交列國也至于六國締從連衡奉毛遂之盤進田文之幣合沓蘓秦之車騎搖撼張儀之脣脗而列國之交極矣至于漢氏遣使四出陸賈唐蒙張騫蘓武遠至數萬里久至十餘年中國所以交外國也至于蜀漢吳魏各據一面自帝一方兵之勝負則繫乎交之離合故其使人往來皆腹心大臣孔明魯肅鄧芝張温等皆一時之傑故漢吳一合而勝赤壁漢吳再合而取漢中吳魏一合而取荆州吳魏再合而勝猇亭當是之時

行人之事益重晃敵國所以交敵國也至劉宋元魏裂
天下為南北行人往來兵亦不已沈範吉常李彪周邵
徐陵庾信等紛紜參錯歴七代二百餘年而離合不一
大抵合則俱安離則俱危合則生民受福離則生民被
禍至于李唐始舉義師首命劉文静使突厥及其季年
内交藩國外聘諸夷疊疊幡幡莫適所定卒償以亡至
于五季中國微弱耶律氏起于松漠而復有南北之勢
自朱氏簒逆袍笏梅老來聘而高頎報之南北之交始

通晉高祖受其冠帶而事之甚謹南北之勢始定至貴
朝啟運剗平諸僭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
一再傳後遂肆憑陵真宗不免親屈萬乘以幸澶淵寇
準高瓊相與勠力以卻大敵而聖慮深遠不為從緩之
計遂與定盟帽之以天威臨之以大信餽之以重幣示
之以明約而南北之交始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
下者數十年其後盟約寖弛再侵河朔仁宗則又屈己
信義而富弼遂能負荷復再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

安天下者百餘年至于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隳讐崇好遂安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而海陵兇虐妄爲大舉以瀆明神而貫盈自斃高宗猶示大信不爲追奔遂與金世宗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生事之人妄啟邊釁而寧宗增修德政復與章宗定盟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數十年由是觀之以交隣爲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于貴朝也故曰以

和議邦交爲國者貴朝之事也天子之所持守大臣之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爲社稷之大經者惟此而已至于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無有成葢本朝方極兵威奄正方國而天未厭亂每爲差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能違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與救藥太和之氣將遂殄絶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啓此心葢其氣數亦當然也契丹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金源與貴朝定盟亦

數世數十年之後也今主上之世數年數亦金源氏之世數年數也大定明昌之盛將復見于今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緜歷數歲儘自陳說擯而不問故經反復思惟以為必有横議之人將以弊貴朝誤陛下者必謂此事于經何有于本朝何有妨經何事害本朝何事所惜者貴朝之國體陛下之盛德也此事必行經不過失一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太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鄧林飄一葉泰山落一石

于國何損至若貴朝所舉皆中圖惟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關中劃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為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壖而遂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既大矣乎且貴朝光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盛治洋溢大業崇極方當白日之正中不趣羲和之馭可也將安將樂恬處易守不自搖動可也不棄其輔員于其輻以固皇輿可也經聞貴朝廣西帥臣以交趾之變有言曰國家紀

綱正君臣和百姓安若其有故天亂宋也宋不亂而經每為稱道蓋有國者不畏夫有亂畏夫自致其亂自致其亂則人也橫逆而來則天也天欲亂人之國其如彼何哉盡其在我者而已已無所致都所不計也已自致之覆亂不暇也經嘗以為養生之術足以為壽國之道人之一身制嗜欲者心志也固筋骸者血氣也為資養者飲食也為節宣者起居也故起居以時飲食以節血氣周流無有壅隘心志安强無有沮撓則一身安而可

以有為矣在童稺時則致夫童稺之事壯盛之時則致夫壯盛之事耆艾之時則致夫耆艾之事矯揉于顓蒙之際駢驁于方剛之年存養于耆艾之日以引以佚則可以延出年數之表而無札瘥夭折之患苟忿忿恣肆不知理身之道拂其心志勞其血氣飲食不以節起居不以時詐幼子以不常賈餘勇于中年肆侈哆于衰暮往往損其天年自致中下之壽故省事者養生之本生事者傷生之源由稺以壯由壯以衰由衰以老由老以

盡理勢然也少不為壯者之事老不為少者之事亦理
勢然也善養生者循夫理而已夫為國者亦然啟基圖
者道也結人心者義也維持統體者紀綱也培植本根
者風俗也創業之時則為創業之事守成之時則為守
成之事寖明寖昌之時則為寖明寖昌之事寖微寖弱
之時則為寖微寖弱之事闢國創制于建極之初張皇
崇飭于盛明之日擁衛固護于微弱之時亦猶人之一
身相其年數而時其所為老不為壯而穉不為老故其

取以治治以安安以久强不為弱弱不為强亦本然之理也都無所逆而一順夫理則世卜可踰祚肖可求而無覆敗自絶之禍矣苟失道廢義為于不可為之時可為之時而不為禍敗之事咸其自取可以盛大蕃昌傳世永久而自致傾覆亦理勢然也故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善為國者亦循夫理而已伏惟貴朝道盛德至無疆惟休累聖奕葉瓜瓞綿綿昭宣重光賁若草木然而以理而推傳世歷年既盛且遠殆如龎厚耆艾之人精通

事變練歷多故義理之强混涵充矯精神折衝久而益壯然而血氣則衰矣政爾具膏粱奉酒醴供藥餌湛静簡默深居高拱以壽國脉而固天命之時也或者乃欲添足于蛇置魚于木委棄廟算經營野謀進廉頗之米肉觀馬援之矍鑠奨厲充國韋臯陶侃與新進少年力競一時雖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之萬全坐勝應時居易不既背馳左顧有以誤天下國家乎夫往歲交廣之師渝合之變武昌之役是天所以大警于貴朝深眷于

陛下也備禦嘗疎軼矣因是而申治精緻圖惟嘗簡緩矣因是而密勿深切玩易者因是而畏難恣肆者因是而斂戢怠者激之而于是乎悚以壯懦者逼之而於是乎强以力如器之方弊且漏因是而湘濯釘錮如事過之後不為生事以求夫異要結好援敵之以信蘊潤瘡痍鎮之以靜閉關息商以待元氣之復求吾之所以未備者于內不求夫所以不當為者于外本夫理而不徇夫勢則景定之元乃建隆之初也周漢晉唐之中興者

再貴朝則至是而三也詩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不止與文王復見於陛下而或者乃徇夫一已之勢狃于一時之利不忌天之所警欲于大變之後扺巇投罅拘滯使人而别作為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為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義苟得志焉而都所不恤果能必無誤乎貴朝有國以來隣並之間得失之故不為不多矣利病可否不為不熟矣勢之當然而理之本然不為不久矣不待監之他人皆

可自監也國步萬折一安一危至于今日而復可為是
耶陛下聰明睿智彰往察來周乎萬物而不過濟于天
下而不遺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得聖人之時顧豈
從此以危二國葢有不得已焉者誕妄迂疎之輩徼功
生事之徒偷貳茍且之人自用怙亂之士蝟起橫議相
與沮撓經等如鹿衆為犄角雖天子仁聖宰相賢明鑠
金之言不可奪也誕妄迂疎者則無有遠慮不識時務
敢為大言高論視天下之事皆不足為自以為子房孔

明復出也翹然自喜惟欲多事已不能持寸刃惡人之不復讐已不能取尺土惡人之不恢復笑夫登牀告病而勇于背城借一聞其欲和則怱然而怒即指為秦檜之流必為之梗沮而使之不行徼功生事者則不知國家長久之利惟以爵賞為志令日一戰可以進某階明日一出可以擬某職是以以敗為勝以怯為勇不用其所長振暴其所短倖而俘獲則列上首虜多張其數不幸而一僨委地使生靈肝腦盈野塗城則恬不為怪若

已無所與聞其欲和則曰卷甲休兵置吾徒于何地必為之梗沮而使之不行偷貳苟且者則脂韋阿違不與負荷固陋營寵惟恐其失幸其得爾儘自遷延有少利害輒遽推避或以為當和則曰姑為接納其使或以為當戰則曰姑為命將出師至于兩相背戾則曰姑兩廢置稽誤日深畏難日重則惟恐陛下聞知而益為緘錮必為之梗沮而使之不行自用怙亂者則喜同惡異樂為儌倖某等之來倡義拘留姑焉觀變中則待變既而

一切差池而無以應變則曰事勢若此與之絶亦戰與之和亦戰孰其使無以已其兵而終當與之戰始可以和而不為之應自致其禍而歸咎於人再起兵端不自悔悞棄疾於某益為誣染必為之梗沮而使之不行是特横議相與沮撓者而已二國之間誤國欺君又有甚者焉彼間探造鑿之人反復姦宄之徒是也夫間探造鑿之人大抵皆為弱彼强此之説以取容悦又惡知夫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哉必曰彼方有故彼必亂彼骨肉

必離彼臣子必叛彼民思吾君彼必慕吾化彼之輸平也僞彼之命使也詐彼畏吾而爲是彼欵兵而爲是彼不足與吾可折箠長驅而取之矣聞之者必喜而必信夫反復姦宄之徒尤所以誤二國而深禍本也或得罪於北而逭死於南或得罪於南而逭死於北一旦乘機投會蔽匿以進而重爲交亂懷鬼蜮之計扇迎合之辭苟可以得志而無所不爲竒發陰中巧爲營惑與夫所謂誕妄迂踈徼功生事偷貳苟且自用怙亂間探造鑿

者焰焰而飈煽哄應而翕合前者倡于而後者和喁其勢可以回天轉極挂南斗于天山潑湖湘于瀚海決江漢之波以洗濯天下雖陛下神聖特立獨行斷然不惑亦未能有以卻彼經所謂然彼則以為不然經方反復其辭以自明彼則倍蓰其詛以必據所以誤經之事至于今日譸張為幻皆此輩也彼誕妄者大言惑上掇膴仕擅榮耀而自肆矣徼功者積勞累多位上將綰侯印而自得矣偷且者容身苟簡遠得失持兩端而自便矣

自用者文過重愬肆強執安殘忍而自若矣造釁者取重賞獲厚禄而自營矣姦宄者戢羽翼俟風飈而自憙矣四海之内被無窮之禍者兵民也二國之間蒙迍邅之難者某等也九重之内貽社稷之憂者陛下也抑將終從彼之言而必為乎抑亦將采芻蕘之論舍彼而從此乎昔富鄭公奉使契丹謂契丹主曰和則利歸國家福及百姓不和則利歸將帥而禍于國家契丹主大悟于是定盟葢理到之言不得不從也貴朝祖宗良法美

意一主於和維持宗社以及于今豈可行之外國而不行之本國使此輩一時得志快意以害二國而種無窮之憂哉此其所以誤陛下之甚者也非惟誤之於陛下而又誤之於經等非惟誤之於天下而又誤之於後世經所以孰數亟論而莫能已也經等布衣教授保塞主上聘起問以治道即以議和止殺為請其後對揚之間敷陳不一是以即位之初先遣信使即命經行入境以來綿歷四年凡有藴蓄無不傾盡經實何人敢如此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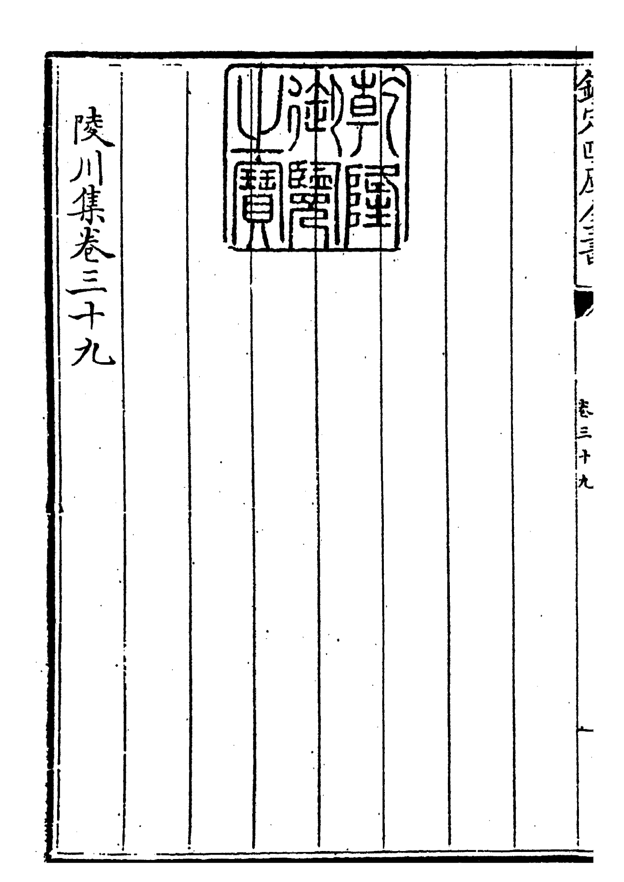
涉猛浪與人家國事蓋不敢欺天不敢欺君不敢誤國家不敢誤天下後世已然之事則既備言矣未然之事亦既先言矣將然之事亦既亟言矣本朝之事無不盡言也貴朝之事無不僭言也兩朝之事無不並言也先朝之事無不兼言也推本一世之利害究竟萬世之利害無不欲貢之貴朝以成好事也抑之而其氣愈厲挫之而其志愈堅閼之而其辭愈切經之所以不負於國而忠於君者惟此焉在經等今日之事止是告登寶位

布弭兵息民意其餘無他蔽匿必貴朝以為不可必不
能從何用置經於此下一明詔數其好事難成之故梗
礙牽制之由稽留使人不為無故或別有蓋藏之跡明
白指陳使天下四海知本朝之所以命使臣而欺貴朝
貴朝之所以留使人而責本朝至若貴朝所報本朝兵
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今皆數年長淮以北一切事勢
必皆非曩時通好使人亦宜區處或貴朝終于疑阻已
別遣使無用經等亦宜賜一明降或欲與本朝校量疇

昔必決勝負一主于戰通好使人尤為無用而乃仍自拘留擯而不問陳說不答表請不報差官不從告歸不許老天長日寢以銷鑠必自斃館下經等之辱固自遺臭通好使人至于如此亦非貴朝美事所以惶惑無聊而又致夫此也墜乎千仞之下仰天而呼高下疾徐都所不知過之者睨而不視聞之者掩耳而走彼橫議反復之徒必又瞰臨而下石惟恐其不忠也區區使人不足忌惡陷誤至今而猶不已必使之死而不出二國之

民靡有孑遺然後為快也夫天下之大忌必出於所不忌但恐貴朝之事不在於好生之君講信之臣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有意慮之所不及者伏望陛下奮乾綱操獨斷以大禹之智行其所無事體主上之本心閲經等之愚昧本夫理而不徇夫勢以天下為度以生民為念卻夫横議生事反覆誤國之言用夫祖宗導迎和氣愛利之道畀經以二國之事使經展布四體披露一心有以不負陛下者今氣數將周甲子改元政二國逡續維

新之日也雖誤之於始不誤之於終主上行之於北陛下成之於南經等數年之戚一旦得信則事體仍在舋雖積而可消兵雖交而可弭億萬之性命可存挽回元氣春動諸華天地人神之福也觸忤聖聽不勝戰懼之至秋律西成伏願對時育物大庇生民允屬虗望使臣郝經等昧死再拜上大宋皇帝闕下



陵川集卷三十九